

生态与人译丛

UNDER WESTERN SKIES
N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AMERICAN WEST

Donald Worster

在西部的天空下

美国西部的自然与历史

[美] 唐纳德·沃斯特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生态与人译丛

在西部的天空下

美国西部的自然与历史

〔美〕唐纳德·沃斯特 著

青山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西部的天空下:美国西部的自然与历史 / (美) 沃斯特著;
青山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生态与人译丛)
ISBN 978-7-100-09546-4

I. ①在… II. ①沃… ②青… III. ①环境—历史—美国—
文集 IV. ①X-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258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生态与人译丛
在西部的天空下
美国西部的自然与历史
〔美〕唐纳德·沃斯特 著
青山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546-4

2014年5月第1版 开本787×960 1/16
201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24 1/4

定价: 55.00 元

Donald Worster

UNDER WESTERN SKIES

N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AMERICAN WEST

Copyright ©1992 by Donald Worster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经作者授权，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平装本译出)

丛书总序

生态与人类历史

收入本丛书的各种译著是从生态角度考察人类历史的基础性的、极富影响力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同历史学家们惯常所做的一样，这些作品深入探讨政治与社会、文化、经济的基础，与此同时，它们更加关注充满变数的自然力量如何在各种社会留下它们的印记，社会又是如何使用与掌控自然环境等问题。

这些著作揭示了自然资源的充裕与匮乏对工作、生产、革新与财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从古老王朝到今天的主权国家的公共政策又是如何在围绕这些资源所进行的合作与冲突中生成；它们探讨了人类社会如何尝试管理或者回应自然界——无论是森林还是江河，无论是气候还是病菌——的强大力量，这些尝试的成败又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它们讲述了人类如何改变对环境的理解与观念，如何深入了解关于某一具体地方的知识，以及人类的社会价值与冲突又是如何在从地区到全球的各个层面影响生态系统的新故事。

1866年，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七年之后，德国科学家恩斯特·赫克尔创造了生态学(Ecology)一词。他将该词定义为对“自然的经济体系——

即对动物同其无机与有机环境的整体关系所做的科学探索。一言以蔽之，生态学即是对达尔文所指的作为生存竞争条件的复杂内在联系的研究。”以“动物”代之以“社会”，赫克尔的这段文字恰可为本丛书提供一个适用的中心。

在本丛书中，并非所有的著作都旗帜鲜明地使用“生态”一词，或直接从达尔文、赫克尔、抑或现代科学以及生态学那里获取灵感。很多著作的“生态性”表现在更为宽泛的层面，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它们或许不是对当前科学范式的运用，更多的是阐明人类在自然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生存竞争”适用于所有的时代与国家的人类历史。我们假定，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与任何其他物种的历史一样，人类的历史同样是在学习如何在森林、草原、河谷，或者最为综合地说，在这个行星上生存的故事。寻觅食物是这一历史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样重要的，则是促使人类传递基因，获取自然资源以期延续文明，以及对我们所造成的这片土地的变化进行适应的驱动力。但就人类而言，生存竞争从未止于物质生存——即食求果腹，片瓦遮头的斗争，它也是一种力图在自然世界中理解与创造价值的竞争，一种其他任何物种都无法为之的活动。

生态史要求我们在研究人类社会发时，对自然进行认真的思考，因此，它要求我们理解自然的运行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冲击。关于“自然的经济体系”的知识大多来自自然科学，特别是生态学，也包括地质学、海洋学、气候学以及其他学科。我们都明白，科学无法为我们提供纯而又纯、毫无瑕疵的“真理”，如同那些万无一失、洞察秋毫的圣人们所书写的“圣语”。相反，科学研究基于一种较少权威主义的目的，是一项尽我们所能地去探索、理解、进行永无终结、且总是倾向于修正的工作。本丛书的各位学者普遍认为科学是人类历史研究中不断变化的向导与伴侣。

毋庸置疑，我们也可以从非科学的源头那里了解自然，例如，农夫在日间劳作中获取的经验，或者是画家对于艺术的追求。然而现代社会已然明智地决定它们了解自然的最可信赖的途径是缜密的科学考察，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始获得这一认知，而我们历史学家则必须与科学家共同守护这一成就，使其免遭诸如宗教、意识形态、解构主义或者蒙昧主义中的反科学力量的非难。

这些著作中所研究的自然可能曾因人类的意志或无知而改变，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自然总是一种我们无法忽视的自主的力量。这便是这些著作所蕴涵的内在联系。我们期待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各个不同领域的学者及读者阅读这些著作，从而发展出探讨历史的全新视野，而这一视野，正在迅速地成为指引我们走过二十一世纪的必要航标。

唐纳德·沃斯特 文

侯深 译

译者序

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是美国当代著名环境史学家、战后美国“新史学”，尤其是环境史学的代表人物。与新史学其他成员一样，沃斯特的著作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史学观，更为有力的批判意识，以及更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者在著作中所表现出的多元文化意识和环境意识代表了战后美国学术思想的精华。在这个意义上，也正因为如此，沃斯特堪称当代美国甚至西方史学家中的佼佼者之一。

沃斯特尤其擅长于思想观念的分析与批判，善于将政治经济史、环境史与观念史融为一体，他的作品视野广阔、立论宏远，又精于考证、笔锋犀利，在美国和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沃斯特著作颇丰，其中《尘暴》（1979）、《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1994）已有汉译本出版，其他著作有《帝国河流：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增长》（*Rivers of Empire: Water, Arid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West*, 1985）、《在西部的天空下：美国西部的自然与历史》（*Under Western Skies: N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American West*, 1992）、《不安定的土地：变化中的美国西部景观》（*An Unsettled Country: Changing Landscapes of the American West*, 1994）、《大河西去：约翰·韦斯利·鲍威尔传》（*A River Running West: The Life of John Wesley*

Powell, 2001)、《热爱自然：约翰·缪尔传》(*A Passion for Nature: Life of John Muir*, 2008) 等。这些著作有的涉及环境思想，有的探讨具体环境问题，有的属人物传记，可以说内容广泛、风格多样、文史哲兼备。这在“专家”辈出、学科划分愈来愈细的今天是十分难得的。

《在西部的天空下》属区域专题史，汇集了作者有关美国西部环境史的多篇论文和学术讲演，可以说凝聚了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也是作者将学术成果和对环境问题的思考传达给公众的尝试，代表了作者思想和风格。

书的前两章是美国西部史的通览。第一章介绍了西部史的发展过程及新西部史的基本特点。美国西部史是在边疆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边疆史也称西进运动史，边疆扩张过程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是美国史的主题之一。边疆史研究始于特纳。特纳认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占有决定性地位，边疆造就了美国民主，使得美国有别于欧洲。特纳之后，尤其是二战之后，边疆史逐渐被西部史取代，西部指西经 100 度以西的干旱区，有明确的界限。战后西部史强调西部人口与经济的增长以及西部与美国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这两种史学——边疆说与经济增长论——代表了美国文化中的孤立主义与帝国主义倾向。孤立主义也称花园理想，帝国主义则与征服同义。两种史学侧重点不同，却都是为美国白人文化唱赞歌，带有神话和西方优越论色彩。这两种史学的最大缺陷就是忽视了其他文化的价值和美国领土扩张的阴暗面，尤其是忽视了土著人和有色人种的遭遇以及西部开发的社会和环境代价。这种史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受到挑战。新一代史学家“用一种坦诚而严肃的态度来审视美国移民从原住居民手中掠夺西部的暴力和侵略过程，以及新移民是如何不顾少数民族、妇女及自然界的反对维护这种侵略行径的”（译者序中引文均出自《在西部的天空下》）。新史学以批判性和社会责任感为特征，角度新颖，论证充实，是对正统史

学的一种全面修正。

第二章主要介绍新西部史的研究方法。作者既反对狭隘的区域主义、孤立主义，又反对抽象的进步、增长。他强调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平衡，试图将区域特色与一体化结合起来，全面公正地看待历史，发现问题，迎接挑战。作者不忘将西部史放在西方文明乃至世界上不同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同时又指出，西部史的核心应该是人与西部环境的关系。作者提出了西部特有的两种生态模式，一种是以牛仔为象征的畜牧业，另一种是水利业，认为这二者是理解西部的关键，也是探讨西部史的普遍意义的关键。

第三章涉及西部畜牧业的发展和经验教训。作者将美国西部畜牧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畜牧业传统做了比较，指出十九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西部畜牧业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者详细讨论了西部畜牧业对环境的影响，包括畜牧业对野生动物的毁灭性影响以及对植被的破坏。作者还讨论了土地所有制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指出政府一贯屈从于私有财产和市场，公有土地上的牧场管理软弱无能，而私人牧场的状况也在恶化。西部畜牧业的危机——包括草原植被的退化——粉碎了牛仔神话，也是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畜牧业的否定。

第四章和第五章讨论西部的水利业。作者将魏特夫（Karl Wittfogel）有关水利业与东方专制的理论应用到美国西部，认为水利业对西部影响巨大。与古代东方水利业一样，美国西部水利业同样产生了集权，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西部水利业的动力包括西部人口与城市的高速发展、西部农场主对规模与利润的追求，以及联邦政府（垦务局）的野心。水利业的发展代表了少数权贵和技术精英的利益，违背了民主原则，所产生的权力集中以及环境灾难均超过了古代。大型水利工程破坏了河流环境，灌溉农业污染了水资源，建立在水利工程之上的西部越来越难以维持。

第六章讨论西部文化中的一对突出矛盾：自由与匮乏。西部土地辽阔、人烟稀少，是自由的象征。但西部气候干旱，自然条件恶劣。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增加财富，西部大兴土木，发展水利工程，在沙漠中建造现代大都市，结果破坏了环境，也导致权力集中。严酷的干旱环境是个人自由的保证，对富裕的追求却产生了对权力与技术的依赖，西部人在这二者之间无所适从，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

第七章涉及大平原农业的发展，重点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沙尘暴。作者指出，三十年代的沙尘暴是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生态灾难之一。沙尘暴的主要原因是开垦草原、发展大规模现代农业。“大翻垦”的动力是资本主义企业家文化，这种文化视土地为商品和赚钱的工具，“将追求个人财富作为一种社会美德”，鼓励冒险精神，无视社会责任，把危机转嫁给了整个环境和社会。

第八章与第九章是书中最长的两章，带有叙述史的特点。第八章的主题是南达科他州的黑山。作者以黑山地区的土著人向美国政府索要黑山的过程为例，讲述了西部种族冲突与环境保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白人十九世纪后期从土著人手中非法夺取了黑山，他们在黑山淘金、定居、从事各种开发活动，而土著社会却一步步陷入贫困和绝望之中。拉科塔人希望重建家园，振兴自己的文化，但他们索要黑山的要求却屡遭拒绝。这段历史揭露了美国白人文化在法律、环境、宗教伦理各方面的不公正。

第九章是阿拉斯加的石油开发史。作者将阿拉斯加土著人的能源利用模式与白人的化石燃料经济做比较，展示了现代经济的不负责任和破坏性。“能源是人类物质生活的核心，每一个社会在根本上都是一种获取和使用能源的组织”。石油经济带来了繁荣与舒适，但也切断了人与土地的联系，滋生了普遍的贪婪与不负责，导致一个个生态灾难。作者追述了1989年威廉

王子湾埃克森 - 瓦尔迪兹号石油泄漏事故的前前后后，揭露了这场灾难背后的历史与文化根源，即现代人对自由与权力的无限渴望。

第十章以北部地带（东起南北达科他，西至华盛顿）为例，讨论西部的文化归属感或地方特色问题。西部史始于冒险，西部人热衷于幻想，带有太多的传奇与神话色彩，却缺乏家乡意识和历史感，“西部不是一个从悠久而持续的历史中稳步成长起来的地区，而是一个充满了剧烈变化、无休止的移动和超常断裂的地方”。西部人应关注土地对人的影响，扎根土地，形成自己的归属感。

第十一章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作者批评了将人类文化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虽然可以改造自然，但不可能彻底征服自然，征服自然的努力必然导致自我毁灭。适应才是人地关系的本质，顺应自然方能与自然共存。

总的来说，本书围绕新西部史的三个主题（见第一章）即多元文化意识、环境意识、个人自由与集权问题展开。另外，新史学强调史学家的独立性与社会责任感，这在本书中也有充分体现，故下面对这几做简要梳理和介绍。

多元文化意识

作为战后民权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一员，作者是强烈的反种族主义、反民族主义者，在文化上表现出充分的开放和宽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能耐心研究其他文化的历史，通过文化比较拓展视野，超越了西方优越论的影响。从南达科他黑山的苏族人到阿拉斯加的伊努皮亚特人，从旧世界的游牧部落到欧洲的传统村庄，作者对其他文化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采取了谨慎、尊重的态度。在作者看来，人类文化是具复

杂性的，任何文化都有可取之处，因此“西部史学家必须研究其他民族，并向他们学习，如试着站在美洲印第安人的立场上看待过去”，“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只抓住他们的思维体系中的一个东西，以点带面，我们会忽视这种复杂性”。本着这种精神，作者对西方优越论的核心，同时也是正统史学的核心即“进步史观”，做了批评。作者认为，真实的历史是循环式的，“只是在有限的时段内，比如说几十年或一二百年，并且是按照特定的标准，才可能发现上升或者下降的直线式轨迹”。也就是说，从长远来看，历史是多元的，落后与进步是相对的，而且比较的标准也是多样的。某一特定文化的优越往往是暂时的、局部的，故不同文化应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文化的多样性、稳定性及适应环境的能力而不是当下的财富或权力，应该是判断文明的更高标准。

环境意识

作为环境史的代表人物，作者深受当代西方环保思想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环境伦理可谓作者史学观的基础。环境史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挑战旧史学只关心人类社会，偏重政治经济史、战争史和政治思想史的习惯，把历史作为环境与人类活动互动的结果。用作者的话来说，史学家“必须试着从非人类的角度来审视人类自己的行为。也就是后退一步，看看当初在自然界其他生物眼中人类是怎样的”。

环境史基于尊重环境的态度，这种态度在非西方传统中屡见不鲜，故作者的环境意识与他对非西方文化的尊重分不开。作者指出，在许多非西方传统中，人类的基本美德包括克制、节俭、尊重生命。在经济活动中，传统社会主要依靠对地表太阳能的利用，也就是农业和畜牧业，他们的文

化包括代代相传的知识和整体意识、责任感，这集中体现在他们的信仰和价值体系之中。有限的物质生活水平意味着长久的稳定，并伴随着丰富的精神生活，如“伊努皮亚特人并不去控制自然，而是设法通过每年举行的集体仪式和共享财富的制度来帮助自然再生”，“精心安排的仪式和禁戒代代传袭，这些都融入部落的宗教生活，根深蒂固，成了指导个人生活的准则”，“人们对何时何地以及如何狩猎都有规定（如猎人应该卑恭地靠近猎物，在杀害前要请求原谅）”。

西方人文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藐视自然，征服自然成了近现代西方人的最高目标。“启蒙运动”之后的欧洲人否定传统，认为“人类是一个非常高贵、特殊的物种。我们具有最优美的理性和最惊人的技术奇迹，只要能想到的我们都无所不能”。征服自然理想的出现意味着一场比政治革命更根本的转变，“这场深刻的文化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它使人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人被标榜为历史的目的，成了地球的主宰，似乎除此之外不会有别的可能性”。现代人以当前利益和物质享受作为行动的标准，“自然不过是将被制成有用的产品的原料清单。它不再拥有自己的逻辑、秩序，或内在价值”。人与自然分离了，自然成了征服的对象。通过现代技术取得的暂时胜利使人们妄自尊大，更加坚信自己无所不能，是自然的主人，人们对自己行为的环境后果愈来愈无知，愈来愈不负责。

然而，西部史和世界史证明，“人类对自然的主宰只不过是幻想，一个无知的物种做的一个短暂的梦而已”。它像所有的抽象口号一样注定要失败。因为人类来自自然，属于自然，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改造着自己，对自然的残暴必然波及人类自身。不论是畜牧业、农业，还是水利业、矿业和工业，控制自然的行为最终均导致灾难和失败，“自然能击垮历史上最顽固的上层社会，特别是当他们试图去完成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而且在

无休止的贪婪的推动下让自己在生态方面变得十分脆弱时”。

个人自由

追求个人自由是西部史的核心主题，也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正统文化将个人自由理想化、合理化，个人自由成了一切行为的基础。对个人自由的批评可谓作者史学观的一大亮点，触及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根本。自由固然宝贵，但美国人所追求的是什么样的自由呢？作者指出，美国及西方的所谓个人自由不是道德境界的提高或内心生活的拓展，不是长远的安乐和幸福，而是狭隘的物质利益和眼前利益。洛克法则“所有的自由和权利都来自财产”成了至高无上的真理。这种自由的本质实际上是非理性的。作者借用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话，称之为“理性的丧失”，或“合理化的贪婪”，因为“理性的作用已不再是对生命终极目标的寻找，它已经沦为将眼前的事物简化还原到仅仅只是一个工具的地位”。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贫困的恐惧是近代以来西方崛起的动力，所谓进步就是追求“更多的利益、更多的舒适，为了权力而权力”。“权力在危害人民和土地的同时也在侵蚀自身，但它往往试图通过宣传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神话和象征符号来掩盖这一事实”，这些神话和象征符号首推个人自由。

作者也从文化对比的角度分析了个人主义的危害，矛头直指英美主流文化。“此前，人们一直普遍认为贪婪是人类最可鄙的行为之一，需要法律、规则和一种普遍的防范意识将其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但在亚当·斯密等人的理论的影响下，贪婪开始被看成自我利益的合理追求，而不再是单纯

的自私。也就是说它成了美德”。在古代，“人们担心个人欲望的膨胀和混乱如果得不到社会的约束将会毁掉每个人的未来。然而，现代社会却标榜不受类似的社会或自然因素制约的自主、自立。我们远比我们的祖先更相信自己，我们当中有些人甚至想把这种自信扩大，要废除几乎所有的法律、规则、传统、限制，认为这些东西侵犯了个人权利，或者最多也不过是一种不得已而有的罪恶，越少越好”。这种新的“理性”文化“并不关心旧宗教所宣扬的最终价值和目的，而是将重点放在方法和工具的有效性上”。人们贬低包括宗教情感在内的精神体验，却绝对信奉科学，岂不知科学与价值观没有必然联系。在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主导下，科学“虽然令人惊叹并且不可抵抗，但它缺乏深刻的、深思熟虑的目标和方向感”，只不过是权力的奴仆。追求“个人自由”的结果是道德意识的丧失，“我们越来越知道‘如何去做’，却渐渐忽视了‘什么值得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追求个人自由为目标的西部史最终却走向剥夺个体自由。纵观西部史，哪一次暴力和不公不是打着“自由”的旗号进行的？西部史始于种族侵略，“这个文化一面鼓吹自己的自由观念，一面又剥夺其他民族的自决权”。同时，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加上政府的介入和高科技的滥用，最终导致权力与财富的高度集中。在西部，大政府、大企业、军事基地无所不在，昔日的自由之乡却沦为乡村无产阶级的诞生地，西部的短暂繁荣建立在多少非法移民、少数族裔劳工的血汗之上，当然也建立在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其他动植物的牺牲之上。

史学家的角色

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史学家角色的重新定义。作者认为，史学

家应将超然的独立性与社会责任感相结合。首先，作者写道，“新西部史最重要、最不寻常的地方就是决不替权力开脱，决不以沉默或公开赞同的方式屈服于权势”。正统西部史往往充当民族主义和商业势力的喉舌，屈从于权势，缺乏批判精神，“把读者带入绝对崇拜的狂热。这种狂热在美国西部源远流长”。新西部史则以冷峻代替狂热，以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为特色。同时，作者也认为，史学家不应脱离社会，“不能脱离公共辩论和权力之争，不能脱离对新道德标准的寻求和正在进行的有关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的辩论”。如何平衡这二者呢？通过拓宽视野。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超越常人对自己家乡的忠诚，在更广阔的思想领域自由探索”。从本书的内容来看，这里“更广阔的领域”是指多元文化和生态意识。

作者对西部史的考察加深了我们对美国文化以及整个西方文化的认识，这种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神话自我、幻想征服。这种文化曾经和正在激励无数西方人和非西方人，却也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灾难，让人类和自然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的确，作者的史学观充满了幻灭感与悲剧意识，“真正的历史并没有结束，而且永远不会结束。随着故事的继续发展，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悲剧和失败”。但这种悲剧意识不是自作多情、无病呻吟，而是来自作者对现实的深刻了解，作者并没有因此而消沉。总体来看，作者没有采用新奇的哲学理论或高深莫测的方法论，而是运用老式的智慧——谦虚，传统的方法——博见，还有古老的史学精神——正义感。作者的史学观是朴素的、折中的、积极的。作者所批判的是冒险家、幻想家、大政府、大企业、大口号，同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劳动者、弱势群体、小地方，以及多样性和生命的尊重。从中我们可以大致窥见作者史学观的归宿，那就是超越自我、尊重传统、顺应自然。而在这里面我们似乎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子。